





文帝謙讓未遑

聖王之御世也既以其道立天下之經而亦以其法濟天下之權道者一成而不变者也無古今無常變聖王所以基治者也法者變通以宜于民者也不必相沿不必相襲不必不相沿襲聖王所以飾治者也

是故議治于純王之治者則道以立法以輔道莫之尚已議治于雜伯之世者則詳于其道畧于其法

法非可畧也所重有甚于法者道是也禮曰立權度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此其所得与



民變革者也法之謂也親也尊也長也此其  
不得與民變革者也道之謂也是道也三王相受而  
守之一矣殷因于夏周因于殷而百世可知矣古之  
聖王莫不然者秦不足論也何至于漢而疑之是法  
也聖王所以救敝者也忠窮而鬼也是以質生為質  
窮而野也是以文生為聖人非求勝于前立異于古  
也不得已也而賈生之所謀于漢者無乃重于法而  
畧于道是徒有見于泥古之弊而無得于相時之通  
乃帝之得為而不為易行而卒莫之行者其趨固異

文選

乎此也今天下之亂始于秦矣古聖王所以善當  
時繼後世而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者至秦而蕩  
矣自井田之制廢而阡陌之也而爭鬪之獄繁矣自  
學校之制廢而坑焚之也而諸侯之行惡矣自封建  
之制廢而郡縣之也而倍畔侵陵之患起矣所存者  
肉刑耳亦以資其淫虐以濟其不仁之心者也得之  
以詐力守之以詐力始皇二世據于其中而不知變  
也漢承其弊而大風之歌騎項之習馬上之治高皇  
帝其伯心之椎乎而去先王之道也遠矣蕭曹以刀



筆不學之徒其不能致主于王道宜也是故正朔者  
先王所以大一統者也而建亥以為正則泥于郅衍  
之繆論矣服色者先王所以同風俗者也而大赤以  
為尚則惑乎老嫗之隱語矣禮樂者先王所以官天  
地者也而採秦以為儀則徇乎叔孫之雜就矣是何  
也蓋道者所以立法者也立法而不本于道未有善  
焉者也若高皇帝者戚姬重金注之愛而夫婦之道  
若矣相國受請苑之繫而君臣之通恩薄矣以頡頏  
之兄子而名侯也以擁篲之太公而心善也以上壽

文選

無擊柱之愴而知皇帝之為貴也是故富者連阡陌  
而貧者無卓錫則井田非先王也封三庶孽分天下  
半則封建非先王也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則肉  
刑非先王也嗚呼此賈生所為重望于文帝者也漢  
承秦後去周末遠得無有圖書載籍如魯壁之藏汲  
冢之未出者乎得無博士學官如商山之皓濟南之  
伏生者乎得無疆界之尚可考溝洫之尚可因如所  
謂南東其畝者乎此固帝之所宜行而詛之所素諳  
者也舍乎此而區區于法制度數之求抑末矣噫然



則賈生固帝之所重愛而超遷者也而若是之請願  
謙讓而未遑者豈帝之畧于其法而思進于其道矣  
乎曰非然也其趨固異乎此也老子曰我無為民自  
化我無為而民不爭若帝者好老氏之術者也曹參  
師其說以効之齊則治相天下則安而清淨寧壹之  
歌騰于天下漢之民固樂乎上之不擾而瘡痍者賴  
以起也流亡者賴以反也帝誠見其効于孝惠之世  
矣故生之言有所不入也是剖斗折衡知白守黑老  
氏之訓章之矣帝寧信夫少年輕進之說而自違其

齊國

終身篤信之教耶而况乎制作之大者則行之不可  
以驟變更之甚者則民將駭而不從漢之民知有蕭  
相畫一之法耳知有叔孫綿蕞之儀耳即帝盡誑之  
說而行之而平勃絳灌之徒亦將執之而議其後而  
况天下之民一旦垂其耳目乎足之所服習而驅之  
以難行之古道必將始而駭終而疑將以矯天下而  
適以擾天下吁商生所以甘老于魯而蓋公所以不  
強于齊也易曰已日革乃孚革而當其悔乃亡昔哉  
斯言乎要之正朔服色之說法也而非道也使誑也



而能致先生之道于漢進以續聖王未絕之統而帝  
果次第行之大臣不疑百姓不惑而惟吾意之從不  
亦快欤乃生也立談之頃遽而為痛哭甫定之世而  
比之厝火彼固易天下之事而非鎮天下之雅者也  
向使長沙之相不行宣室之召未替盡取漢家之法  
而紛更之則于帝允恭元默之治不亦少損乎哉嗚  
呼鵬鳥入室而主人去梁王墮馬而相臣悲誼之不  
得令其終也有以夫

文選

太史公識得此意

巧于用術者人主之心也公于立言者萬世之  
史也惟有史以載事而術之藏于巧者昭昭矣  
向者術可用于天下而不可愚于天下其可用  
于天下者人主之威莫之能逆也其不可愚于  
天下者人心之公莫之能欺也以其不可逆之  
威而欺愚其不可欺之民是故用術者于是乎  
窮而君子病其卒于自愚矣昔漢武歛天下之  
民財而疑天下之莫我與也故為之嚴刑苛法



以懾天下之心以鉗天下之口此其用術之巧  
有以致海內之虛耗而當時聚斂之臣刑戮之  
民莫不奔走于頽指氣使之中而咸為其所愚  
矣噫孰知班孟堅者乃能深識其隱而帝之心  
迹有不能逃于彤管之昭者乎蓋嘗觀于西漢  
書刑法食貨二志桑孔杜張諸傳而當時之事  
每錯綜而著見以為史家義例有傳焉有志焉  
傳者以載其臣之行實志者以紀其國之典章  
由龍門以來未之有改也今也宜傳者不傳而

文選釋義

附記之宜志者不志而互見之此其故何哉蓋  
孟堅者有以識帝之隱矣方是時也神仙虛海  
上之來而邛僂遺天馬之使衛霍五道之出未  
幾土木禱祠之費難繼文景之富庶至是蓋蕩  
然靡遺矣而帝好大喜功之心油然而未已也  
于是征商之法立榷酤之令起卜式之助邊者  
則官之列侯之酌金者則削之以筭緡錢以議  
鹽鐵以悉秋毫而桑弘羊孔僅之徒方且剝民  
以肥上天下之人皆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然



又以食貨者民之所天也所天在上則夫失利  
之民有不心非而腹誹者乎故不得不以威以  
震之也于是有參夷之殊有沉命之法見知者  
刑故縱者刑張湯為之先杜周為之後而繡衣  
持斧者接迹于道迹其所為其去于秦皇者蓋  
無幾也噫豈帝之心果若是其不仁哉蓋以有  
所畏于天下者而后可以取于天下民之重惜  
其財而又重愛其死者人之恒情也今而懾之  
必死之法歛之以必得之財則天下有不帖然

蓋

而聽我者乎噫此其用術之巧有以曲中其欲  
而人皆愚之矣柰之何可愚者當時之民而不  
可愚者萬世之史力行之一言魯申公識之矣  
而帝病其老多慙之一言汲長孺識之矣而帝  
惡其慙以天之人董生而為江都之相以布被  
之公孫而為平津之侯君臣焦勞凡所以議于  
廟堂而布之邦國者非刑罰則聚斂也夫文景  
之休息猶存而秦人之遺酷可監帝之所以寧  
為彼而勿為此者何也蓋以雄才大畧帝所自



許于是耻而凡主而思功高百王德邁千古封  
禪以夸于内征伐以肆于外紛紛制作以務瘠  
其民而不<sup>顧</sup>者夫固欲以建無前之績而立不  
世之勲也然而幕南之空無補于海内之虛耗  
輪臺之悔何禪于萬姓之怨咨巫蠱難作于宮  
中戾園禍成于博望其始也欲以愚于天下而  
不可愚于史官其終也天下未必愚而帝卒以  
自愚矣向使屯田元趙過之士而繼世非子孟  
之賢則何羅變于其内燕王亂于其外鉤戈之

文選

子何啻于委裘上官之詐不減于產祿而史氏  
之所書者有不以為凶秦之續者乎於乎我聞  
曰王人者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則以天子  
不可聚財以自殖<sup>不可</sup>也我聞曰刑者生民之命  
不可殘也則以天子<sup>不可</sup>淫刑以自逞<sup>不可</sup>也况  
乎今年蠲租之半明年免租之全文景之厚民  
生者如此也而桑孔之徒何所用之今歲除肉  
刑明歲減笞法文景之生民命者又如此也而  
杜張之徒何所用之然則漢廷諸臣固有以誤



武帝而帝亦有以自誤矣柰之何威福自己之說青苗雀後之說後之人臣猶以是為經國之良謀而當時人主皆入于其中而不知悟噫不有太史天下先邦矣

文淵閣

趙苞徐庶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皆定于理理苟定則變之中有常道焉故善處變者有二曰審分曰審勢分係于道有可重有不可重勢係于時有可為有不可為然則君子奚從焉曰分從其可重勢從其不可為蓋天下之事若衡然低此則昂彼回無有交勝者所勝在是則私不得敵公公亦不得敵私不以一人故病天下亦不以天下故病一人故君子審其是則畧其所不敵而不暇顧其所病此處變之善者也嘗謂夫事



之在天下安常易處變難論變易當變難君子之心  
非不欲身安其順從容以協道事之兼得而無訾也  
不幸不如吾意而吾遭其窮吾身則一而其係之吾  
身者則二時則暫而所以為之者則通乎千百世之  
後先而無過遇則窮而其濟也若素預焉而不失其  
常若是則可與當變可與論變矣粵自高帝創業而  
太公俎上之危不顧王陵忍母之罪不誅貽謀之不  
善而風習之足以移人世固有棄其所親以自便而  
人亦多質係其所親以要而脅之者當其季也趙苞

文園雜俎

守遼西而鮮卑質其母以攻城徐庶在玄德而曹操  
獲其母以要庶苞則害母以全城庶則棄劉而奔母  
議者率訾苞而躱庶愚謂二子之事不同要于其當  
而已楚棄疾為王卿士父子南得罪于王王將討焉  
王告諸棄疾而又戒其洩命天下之事未有難處若  
是者也苟其他則有分可以辨輕重有勢可以決去  
就無不可以理從者故自其分而觀之則苞也親不  
敵尊庶也尊不敵親自其勢而觀之則苞之遇不可  
無裁而庶之遇可以無裁何者當苞之時已委質而



為君臣則致身之義當于其國不當于其家時則母  
不得以私致諸子子亦不得以私暱諸母其執也有  
慟而已矣其死也有事集而以死報之而已矣况夫  
職守遼西而邊陲恃之以為障無遼西則無邊無邊  
則天下潰不可支身係其重而敵亦自賊其所重者  
攻之此所謂不以一人故病天下也時而或求生之  
或身降之則是身已係諸敵不為之謀則死于虜為  
之謀則死于君因無完者等死耳母死于義不死于  
懼禍以誣其子子死于忠不死于黨賊以累其母死

文園雜組

于忠忠也死于忠而母有光焉且奉成命孝也苞之  
所處亦審矣若庶也草莽之遇則非君也將軍之稱  
則非臣也而母則母也子則子也其心固不得仇操  
而思劉劉亦不得固止而重去之以強其方寸之亂  
而謀殺也况如劉之勢而又可以無我者哉以謀則  
若亮若統以勇則若羽若飛劉可以無庶而庶不可  
以無母此所謂不以天下故病一人者也庶而不去  
則王陵笑庶之遇近于陵而陵之處不若庶此三子  
之辨也夫天下之大倫有二曰父子曰君臣自父子



則有無所解之至情自君臣則有不可逃之大義必  
不得已而去則定諸理而已矣理定于所勝則安常  
可也處變可也苞之迎母也其志固欲祿養以通其  
無所解之至情而孰意夫虜卒中起母阻來踞乎其  
虜卒中起而母阻來踞也則命也無若之何者也蓋  
苞之母也苞視之則母君視之則臣全其母全其君  
者苞之心也天下之重孰與一臣之母者君之心也  
而苞之勢則有不能自遂其心者固非絕裾以奔命  
者比也若庶也進退在我母曹則曹母不曹則劉庶

文園雜俎

有母在此身未可以許人也是故原二子之迹則苞  
近于逆而庶近于順究二子之遇則庶易而苞難論  
變者當以身處以心諒求其無愧于理斯已矣則是  
苞無冤獄庶不專美殊途而同歸者也若進苞也退  
庶也則貪夫而死名者將置力焉進庶也退苞也則  
全生以亡國者將奔走之此非通論未可以準名實  
也若陵者又不足議矣夫三子不同道而三母皆賢  
陵母曰善事漢王苞母曰母虧忠義庶母則驚子之  
歸以死故卒成此三人陵以功苞以忠庶以孝若母



者可以死哉雖然吾于母有責焉孤突子偃從重耳  
懷公命無從亡人遂執突突不教偃以貳而見殺縮  
高之子守官信陵君攻之不下遂執高以攻高不教  
子以倍而幾危子之能仕父固有寧亡身以全其忠  
者父之于子母之于子一道也三母之執皆不能蚤  
自引決使三子聞母之在卒致苞庶不兩完陵則有  
累母之過哉吾故因母之賢而為春秋責備之義若  
庶也母死而弗歸于劉以繼當陽之好苞也迎母而  
弗周于慮卒為賊擒亦累也夫噫玄德之歸庶以啟  
孝此又分羨者之所愧也

文園雜組

劉備借荊州

夫物非已之固有而已又不可無是必欲致之已而  
不得不假諸人者曰借物既已之固有不幸失之他  
人而終致之已者曰復今有人焉厥先祖父艱難締  
造筆跋籃縷以致尺寸之累蓋數十世于茲矣遭不  
肖子蕩敗無遺而群不逞之徒乘釁違會草竊而蠶  
食之遂自視為世業非他人可得而有也然其遺澤  
未墜遙裔嗣興掇拾于殘敗之餘而志圖克復顧乃  
尺土不階一旅未聚向之竊據者方四面環視而吾



孤處其中歆仇而視之歟則力不足也歆苟而同之歟則志弗甘也於是陽以與之陰以圖之資其先立之勢以為始興之基而借之名所由起矣噫抑孰知其非借也哉夫物既已之固有則竊之者為仇而復之者為孝荊州則漢高艱難之業也備則漢之裔孫而思復祖宗之故者也權則遭不肖子而竊據者也而在權則謂之盜非可得而專諸已又可得而假諸人者也而在備則謂之復非歆致之已而不得不假諸人者也惜哉備若于間閔忘其為已有而輕謂之借權

文園雜俎

亦忘其為竊據而輕許其借而皆不知借之之無名也夫謂之借則有反苟無反則借者為曲而起借之者之我責世無無反之借而亦無無責其所負之人備能保其借而無反乎抑能使權有不念在荊州乎卒之三群分而用武之踞絕閔羽襲而爪牙之臣亡權雖得地猶恨其晚而益州未入備不能一日寧于漢上之士子敬今日去子瑜明日來矣夫固責備之失約肆其驕倨而舉國君臣曲辭厚遺若投止于傳舍幸少須臾而苟旦夕者嗚呼豈借也哉向使詞嚴



義正無曰借名權以單使尺書一索再索而我舉漢  
高馬上之故而直拒之即江東數千里之地亦我漢  
家故土也而况一荊州哉斯意也備與亮非不知也  
而時未可也備則弱矣操則強矣備幾無以容于天  
下矣孫劉方睦備不得不因權以為資而始為此緩  
詞焉耳不然則吳魏交與為仇而萍梗如備安所托  
足邪當是時也劉表死劉琮降荊州已屬之魏矣備  
乘其赤髀之敗而一旦襲之是取之于魏而非取之  
于吳也權安得謂之借備亦安得謂之借于權備既

文選雜組

不借于權則權亦不敢求反于備於是據荊州以為  
基跨益州以為輔扞江漢之上流擅巴蜀之陸海以  
復神州以興炎祚襄陽撓其南漢中擊其西長安不  
足克矣何哉始之失謀于借而終之貽患于偏安也  
諸葛善計而使帝胄之主區區有借地之名卒失天  
下之大勢蓋荆益相為唇齒相為犄角荆既喪則一  
彈丸之益詎能與兩大敵抗耶炎劉之終滅蓋不在  
于鍾鄧降禪之年而已兆于陸呂襲羽之日矣嗚呼  
高光之烈懋矣乃今也一弱孫之力不勝夫竊據者



之多而藩籬未固之家終莫禦夫強寇之覬覦也嗚呼荊州

文園雜俎

器識文藝何如

君子之于天下立德其本也立言其末也有德而無言者不病其為德有言而無德者則亦徒言而已夫言何以為君子之所鄙也亦以詞不足以華國而文不足以載道竊古人之糟粕而欲以擅乎作者之名則其文雖工亦不過為吉人之末技而本之則無吾固知其不可以久也夫使措之而為德行發之而為德言則是和順之所積而英華之所由生無心于文而文之載道者美斯愛、斯傳也無心于詞而詞之



華國者惟不言、必中也本原之所培者既厚而文  
藻之所流者自長斯固君子之所尚而現人者亦于  
此乎驗之也先民有言曰太上立德其次有立言者  
此之謂不朽亦以德為之本而言為之末也裴行儉  
器識文藝之說其有所因也夫且自夫三代而上器  
識文藝出于一其名之為立德者無心也天之所賦  
吾全之而已矣其名之為立言者亦無心也道之所  
寄吾洩之而已矣三代而下德不能以皆全言不能  
以皆當其蠢而愚朴而野者則指而謂之曰德矣其

文園雜俎

利而巧文而不慙者則指而謂之曰言矣其蔽也則  
又以文而滅其質以末而喪其本雖以子夏之賢也  
亦曰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則人  
情之所尚者可知矣是故洛陽之才華則華矣而長  
沙之行不免于三閭之吊昌黎之學博則博矣而光  
範之門不免于三書之獻何者得失之際乱乎其衷  
而勢利之趨淆乎其外風声氣習之移人雖號為君  
子者猶不免焉而况其下乎慨自魯壁既藏秦火未  
熄道術禁、莫之有紀而詞章之學益以蠱其心而



亂其聰始于兩漢迨于六朝其間操觚于文翰溺志于丹鉛者蓋不知其幾而月露之形風雲之態卒無有澤于道德而闕于性命其甚者則以儒為戲用文為譎持締章繪句之習以為策名進身之資盡在是矣一不得則怨再不得則狂而莽盛自致之學漫不知講天下不聞有器識之說也亦已久矣而王楊盧駱之徒方且沿八代之衰倡四傑之號以七齡而能詩以童年而能賦茁軋之詞作而靡曼之學興雖武庫如王詞宗如孟亦皆俛首下之則四子者亦雄視

文園雜俎

一時矣顧其心志未通而輒歸咎于有司之責甄錄未及而遂致怨于宰相之過溺志于詩酒而行檢之不脩弗惜也肆情于謗毀而聲實之未孚弗惜也則其器識之浮薄者固已窺其微矣是故沉溺之危誅夷之慘淪落之哀皆英傑之所痛也而以四子者當之天下不為以惜而以為宜者何也亦以器識之故自有可致之理而非其數之獨竒也辟則無源之水為方其涓、而流滔、而往非不足以動河伯之夸而增海若之廣也然而其亡也曾不崇朝而且涸矣



求其晝夜之不舍而逝者之未嘗已也胡可得哉噫  
其四子之謂矣故曰立德者其本也立言者其末也  
是說也吾得之孔門焉蓋聖人設教也亦不外于文  
行忠信而本末之意寓于其間故篤實之參<sub>如</sub>愚之  
回乃足以係斯道之傳而穎悟如賜多藝如求文學  
如游夏不与焉吁此可以觀矣然則文藝信不尚足  
乎曰此特後于器識焉耳孔子嘗曰言之不可以已  
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則文藝也者獨可少乎哉

文園雜組

姑姪母子孰親

君子之事暴主也不貴乎危論以犯其怒而惟貴乎  
巽言以感其心苟巽其言以濟吾事君子亦為之而  
已矣何則天下大器也以天下與人事莫有大焉者  
也與之而得其所與者則民戴之天應之絕可續也  
亡可與也與之而不得其所與者則是處非其據遇  
非其當覬覦窺伺之徒得肆其狡焉啓封疆之思而  
吾興滅繼絕之志反無以自遂國是之可憂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於是感之以天性啓之以本情陽若扶



之陰實擯之外若輔之內實決之而舒徐容與言之者無罪聽之者易入挽回之而不見其迹周旋之而善藏其用君子之所以當其變者固如此也夫苟執大人世及之說持非李不王之論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詞非不嚴而義非不正也吾恐以陰戾之資擅當陽之位參夷之禍及而吾身且莫之保矣其何以濟吾事乎此梁公姑姪母子之言所以能回武氏之心而能續李氏之統者也蓋嘗觀于漢唐之繼世而呂氏之易劉武氏之易李說者以為甚于夷狄之亂

文園雜俎

華妖于牝雞之司旦而以武視呂則又脫籬禕而曜袞冕休蠶織而履宸極銅甌以死天下之人生廟周以斬神堯之世享宮禁濁而北門之學士設笑前星微而房州之天子降笑蓋自乾坤之初闢而其禍莫有甚焉者矣然而所以係天下之望而解天下之口者則以太子者猶唐之太子也天下者猶唐之天下也大臣所以養晦于周而不忍去者凡以廬陵之嗣不絕如綫也幸而天福唐室武盟自斃則日月復明山河改色反正之幾特須臾頃耳梁公之意固或在



于此也今而帝其身不已也而思帝其家帝於當時  
不已也而思帝於萬世倡為易儲之說而思以三思  
代之則我太祖太宗之胤幾墜諸淵而他日之所以  
朝覲訟獄者謳歌者三思也非吾君之子也梁公之  
憂其莫釋矣是故姑姪母子均之可以言親也而生  
之膝下分之一體以言乎天性之愛則母與子親而  
親者也姑與姪親而疎者也武氏之暴雖不可以理  
諭而于親疎之分則辨之蚤辨矣矧夫三思雖懷恩  
也而廟無祔姑之理廬陵雖謫位也而子無仇母之

文園雜俎

義立三思則強疎以為戚而猶不得血食于武氏之  
廟者無他疎之也立廬陵則是母得以子貴而猶得  
尸祝於李氏之配者無他親之也后也失其天性而  
梁公以真性之說啓之宜其感發之易易矣是故一  
則曰還汝太子二則曰還汝太子卒之備法駕以迎  
郊外而天下之人曉然知太子之不易也其功不亦  
偉與噫斯言也其梁公之巽言乎李氏以晉陽起義  
一旅興邦披荆斬棘筭跬藍縷以開王業久矣而三  
思何人者乃得竊而據之為此說者非不可光于天



下名于後世也而忠犯人主之怒身罹不測之威將  
太子卒易而三思卒立矣其何裨于國哉是故金藏  
之剖心忠則忠矣而母子之愛猶未通也敬業之興  
師義則義矣而母子之性猶未發也乃若武熾如火  
矣公撲而滅之李寒如灰矣公噓而燃之天子既臣  
而王天下既周而唐周旋其間不避艱險使武后不  
失其為母中宗不失其為子而三思者竟不免于誅  
夷之及皆梁公之力也蓋至于是而後梁公得以進  
東之東之得以進五王取日虞淵洗光咸池禁門斷

女國雜俎

二張之頭南衙批懷義之頰曾不崇朝而社稷如故  
矣謂非梁公斯言始之耶說者乃謂武后以髡尼入  
宮以聚麀惑主以女乘男不可言也君子當潔身而  
去之公乃縻身偽爵羈迹亂朝豈明哲之義乎殊不  
知君子之處變也非為其身謀之難而為其國謀之  
難明夷養晦箕子之所以奴于商也職納橐籥武子  
之所以愚于衛也古人之謀國有為之者矣梁公身  
係天下之重而欲徼福于太祖太宗之靈苟利社稷  
遑恤其他茲所以卒成反正之功而延三百年之祀



也歟

文園雜組

開元賢相

人主欲建中興之績而得人以輔治可謂善握  
天下之樞矣而惜其不克終也夫天下之本在  
一人而天下之政本則在一相惠疇亮采咸共  
平章經綸變理悉歸調劑上對天子之命下繫  
率土之仰百辟于我乎承憲也兆庶于我乎允  
殖也四裔于我乎率服也大則蓋壤于我乎奠  
位也風俗于我乎還醇也宵翹于我乎咸若也  
若是而欲以一人之身任之厥責艱矣然聖君



賢相隨世而並出亦相待而有成天下曷嘗無  
若人哉顧人主之所擇何如耳得一人果賢也  
而天下蒙其福得一人而或不肖也則天下蒙  
其禍此固治亂之攸關興亡之由肇而不可以  
不慎者也信哉相為天下之樞而善擇相者善  
握樞者也玄宗開元之烈振哀于景雲方駕于  
貞觀而赫然為中興令主者豈其斬關靖難致  
辟妖后推刃貴主厲精黃屋之上殫心密勿之  
中克自成之耶亦元死之而下諸賢相與為之輔

齊國

耳而侈心一生禍延宗社李氏不絕如線者雖  
相之罪而亦任相者之罪也故君子僅有取于  
其始而深惜其終之不令也歟蓋嘗觀相道于  
元化之內矣確然上浮者非天耶璿穹默運而  
不宰玄功順布而無為而五行之吏各司其職  
暄萬物者命之于日月也濡萬物者命之于雨  
露也鼓萬物者命之于雷霆也然天則確然而  
已矣而萬物之以生以成以遂以長者不以厲  
之象而必歸之天是至健者天也而至逸者亦



天也無所不摠者天也而不尸其功者亦天也  
觀于天而知君道矣觀于象而知相道矣天非  
象不足以成功君非相不足以成治而有國者  
可以無相乎而任相者又可以非其人處之手  
古之命相者吾知之矣以割烹之宰夫也而阿  
衡以板築之胥靡也而爰立以鈞礪之賤叟也  
而尚父聖王明辟曷嘗論其世拘其方哉頌其  
賢之所在則舉之耳春秋以列國分據而子產  
之在鄭士燮之在晉孟獻之在魯子文之在楚

文選

猶足起衰扶敝爭雄上國聲施後世而况以天  
下之全盛詎可謂無一人以當兆人之人者乎  
在昔李唐牝鷄閏位聚麀移鼎告密開參夷之  
誅銅軌索神堯之祚士生其時苟有明哲之志  
者務為韜晦褰裳而去之矣一旦華周為唐不  
姪而子房州正位舍嫡立功天子方起于民間  
起于戎間其閱歷深矣其于時敝盡諳之矣知  
宮闈之濁亂也而欲洗滌之知南衙之容悅也  
而欲振起之知國是之紛擾也而欲整頓之猶



時之剝而當復也猶人之寐而大寤也而為其相者又豈可以負乘致寇折鼎覆餗者為之哉于是姚崇宋璟張說韓休九齡之徒繼起而維持之雖其性行之各殊歷年之久近寵遇之隆替要之皆開元之賢相也以故靈筮之賞阻而邊鄙為之不聳矣十事之說行而前蠱為之頓革矣後苑乍遊而諫疏已至矣千秋令節而金鑑已獻矣一賢去則一賢繼之一事失則一事救之若輔車者之相依偶耕者之相濟而開元

文獻通考

之治庶幾貞觀勤政名樓則天子之宵旰可徵焚錦前殿則服御之克儉可想理人試策則守令之得人可考對仗奏事則民情之壅蔽可通玄宗固一代之令主而諸賢獨非一代之賢相乎柰之何功未成而驕生年將暮而行改玉真輦來于壽邸青宮駢死于城東梨園法曲即濮上之靡靡宮中行樂豈在宮之肅肅諸王聞奢三夷競艷卒致渙陽之釁一開潼關之守不固蒙塵幸蜀馬嵬不進而鍾簏于是乎移矣噫當



時為之相者人則曰固寵如林甫者為之也戚  
畹如國忠者為之也殊不知玄宗本聲伎之徒  
五陵之俠有餘萬乘之材不足非楊與李不足  
以遂其侈心非楊與李不足以亂天下是天寶  
之禍固相之罪而亦玄宗之罪也不然則泰山  
封禪酺宴較樂內苑貌瘦之嫌曲江三禡之辱  
方其開元之盛而漸不克終亦可兆見而况于  
其晚乎用是而觀可見天下之治亂係人主之  
一心而相之賢不賢均莫之能為也雖然始不

文選

克終豈特一玄宗哉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而好  
大喜功獵心未已卒有高麗之役由是為永徽  
之高為貞元之德為元和之憲其始非不赫然  
動天下之仰而其卒咸以敗亡或不克保其身  
或不克保其國皆太宗為之貽範也故曰治天  
下之本在心而心之本在誠



江南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苟可以安而止夫苟可以安而止則其志必狃于其所安而無遠大之圖是非不知夫圖之之利也惟恐夫圖之而并失其安也然而天下之勢卒無有坐而得安者嗚呼此江南之所以易以安而亦易以危也嘗觀事之在天下多自其無患者失之而艱難困頓之中固哲士之所奮而集事也故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夫乘吾之勝以窮既亂之敵以迫必潰之守夫亦何慮焉而不知肆其無厭之謀



而起僥倖于一舉之心彼固甚有所激也身處其危而不鼓之以萬全之勇此固卧而自屈耳進為敵之所必不赦而退無所于恃則人必用其命而士樂于與死等耳死于進猶愈于死于退也故善為將者能以亡易存以危易安韓信之拔趙是也而巧于制敵者能與之以存以養其亡與之以安以養其危秦之滅齊是也齊以不加兵之利而徂之以自滅信以必死之形而奮之以自全故知用兵之勢者可以論天下之勢矣夫江南天下之樂土也而非用武之國也

文園雜俎

樂土則人必爭非用武則我必圖故其地可與處常而不可與處變可以為資而不可以為恃何也勢便形利足以起其自固之心而斥鹵沃饒又足以沮其有為之志方中原板蕩天子不能一日寧乎其位而四方之豪傑敢于犯天下之不義而欲以遂其不利之心是故流離播遷于江之南以緩禍而遠敵是方其南也出于幾不得免之中而歸于變不能即及之地雖棄祖父地與之半而數千里之地猶不失其為君而為國也此所以有天下者不幸而有潰亂之禍則



惟江南之圖以為可以避敵之銳而又可以徐徐而制之也而不知天下之勢在中原不在江南何者崛起之虜天下之所不欲也乘輿之危天下之所不平也而吾世德在人天下之所不忘也夫以其不忘之德而有不欲之心而斬木揭竿者乃欲犯其所不平以逞則夫勤王之師當必有不待募召而至者矣即勤王之師不至則羽林之戎猶可以戰三輔之傑猶可以將內淬勵其志而外撫循其師兢兢然惟懼夫一日之潰而不免也蓋吾既據其所都則猶不盡失

中原之故而敵之勢亦不得越吾之境以有江南而不慮吾之議其後也故曰勢在中原而不在江南柰之何以其勢與敵而以偏隅自便也哉夫所以樂于南者以長江之塹足以限也夫恃江以為限者是志在江南而不在中原而已非吾用武之地矣良將勁卒棄于北矣謀臣智士失其半矣置官闕遠陵寢遺帑藏去中國之長技矣所恃者長江而已與敵共之矣區區江左誠不足以有為也而又滿其苟安之志以不失天下之全為幸終不敢睥睨尺寸之故土以



圖復疆宇蓋方坐視無故而敵亦歎之以俟時故不  
敢首挑其滅國之餘威以貽夫併亡之勢也嗚呼以  
所有為多以敵為憚未有能自振而不亡者也故晉  
之亢宋之高終不能有中原之尺寸而其志亦不欲  
有之也以為天下之全猶不得捍胡虜之暴而况資  
之以天下之半而欲以一隅之地為之格哉此固二  
君之所安而不顧焉者也有人于此失千金之產而  
得十金以為寶積而藏之不為之鬻販以求富而拒  
戶以守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

文園雜俎

又焉知其果不失也晉宋之遷是已是何也哉之能  
往寇亦能往也新造之都固不若昔根據之地也搶  
攘之勢固不若昔効死之民也而况天下之樂土固  
吾之所欲守而敵亦不得坐視其數千里之饒而置  
之也而又不能不慮其圖復以重後日之患而與天  
下共之也嗚呼亦危矣赤壁之勝淝水之勝君臣焦  
勞舉國惶惴而曹操符堅垂其所長乃以得志雖獲  
一戰之勝而國之為國亦已憊矣故其后卒徂一勝  
之利以為江南可以無故而不知用其所長以爭中



原而獲二三循江之城邑以為基蓋絕江以爭地孤  
軍以深入則雖有土而不能守也此江南之易以安  
而亦易以危也然則江南果終不足以有為乎曰是  
存乎其人險不足恃饒不足淫志不易盈怒不易盡  
怒不盡則有餘勇志不盈則有餘貪饒不淫則有餘  
欲險不恃則有餘懼而其勢可以并天下悲夫有如  
此之勢而為敵人積威之所劫桎杙以至于亡也哉

文園雜俎

陽一陰二

天下之事有常分有變分常分者理也變分者數也  
理者無在而不在者也數者有在而有不在者也故  
理定而數未定理可知而數不可知聖人能以其理  
立天下之常而不能以其數盡天下之變夫惟聖人  
之能立其常也是故天下之人皆知夫陽之一而陰  
之二也夫惟聖人之不能盡其變也是故天下之人  
皆不知夫陰之有陽而陽之有陰也夫陽之一何始  
乎始乎奇奇何始乎始乎尊而無對陰之二何始乎



始乎耦耦何始乎始乎卑而不可無附陽以輕以清以虛以氣以在上陰以重以濁以實以形以在下故得陽之分而多者國以治人以賢時以春以夏草以芝木以連理鳥以鳳獸以麟以甘露以慶雲以河清得陰之分而多者國以亂人以愚時以秋以冬草以猶木以樗散鳥以鳥耘獸以獺羊以邪氣以密雲以河決是陽一以純陰一以駁與其有一純不若無一駁是陽也已不能為陰敵矣而又有多寡之分焉陽以不可一無之純而寡陰以不可一有之駁而多其

國維組

多也以倍其寔也亦以倍陽倍寔于陰則得陽之分者而無幾矣陰倍多于陽則得陰之分者而無盡藏矣是故唐一堯而四凶也虞一舜而三苗也夏之末得一湯而征之者十一國也商之末得一武而滅之者七十國也唐虞夏商天地之純時也而邪正之不一齊已如是矣而尚可以準後世哉故水之多以海以河以溝以洫而火則鑽之木擊之石而始得也虜之多以夷以戎以蠻以狄而華則立之防嚴之預而始安也陽倍寔矣而天之意常不與陽陰倍多矣而天



之意常與陰陽退而至于不可求故聖人有扶陽之  
道陰至于不可禦故聖人有抑陰之道尊中國親君  
子所以扶陽也卑夷狄遠小人所以抑陰也剝極而  
復聖人懼復之微而不可求也故于冬至則閉關以  
謹之陳樂以迎之卧草以受之是扶復也扶復扶陽  
也夫極而姤聖人懼姤之肆而不可止也故于夏至  
則雩禮以祭之土龍以祈之桃印以制之是抑姤也  
抑姤抑陰也小往大來則為泰以陰合也大往小來  
則為否以陰睽也初也三也五也爻之陽也在九則

文園雜組

可在六則不可二也四也上也爻之陰也在六則可  
在九則不可承也乘也應也爻之位也遇于九則吉  
遇于六則吝君也臣也民也爻之分也遇于九則吉  
遇于六則吝君也臣也民也爻之分也遇于九則吉  
于下也宜上也坤之初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陰不  
宜于凝也宜消也乾之用九曰見群龍無首何也懼  
其陽極而激而為陰也坤之用六曰利永貞何也疑  
其陰極而變而為陽也震坎艮三男也一陽二陰而  
反成男者見陽雖寡亦足濟而陰雖多不克敵也巽



離兌三女也一陰二陽而反成女者見陰非陽不能成體陽非多不能制陰也故陰陽之道盡于易矣噫聖人能易也不能使陰之不二而退而一也不能使陽之不一而進而二也易者亦寄其微而已矣然又有出乎聖人意之所不及者則是分也數也未定者也不可知者也陰之有陽而陽之有陰者也得陽之分者宜敷矣榮矣而又有聖人扶之而猶有不盡然者得陰之分者宜短矣折矣而又有聖人抑之而猶有不盡然者龍逢比干忠而戮桀紂愚而王文王聖

文園雜組

而囚惡來力而寵子胥為吳而劔魚極戕楚而親屈原沉上貴官芝蘭之不能一日榮而蕪蔓之不能一日去也鳳凰之鳴之不世出而鴟鴞之集之多于天下也蹠而壽也顏而夭也陶朱而富也原憲而貧也孔子而不遇也季氏之徒而柄乎其國也嗚呼此宜敷宜榮者而短之折之陽而陰者也此宜短宜折者而敷之榮之陰而陽者也此未定也此不可知也聖人于是乎曰遇至于遇而聖人之道窮矣其敷也其榮也聽之焉其短也其折也聽之焉嗚呼聖人之扶



陽也扶其所可扶者也至其所謂遇者聖人不得而用其扶矣聖人之抑陰也抑其所可抑者也至其所謂遇者聖人不得而用其抑矣扶陽抑陰之道聖人所以裁成天地左右斯民而資于易以神其用于天下者也而其道窮則易不信而不行聖人又懼夫易之不行則陽消陰長而斯道晦塞也于是乎作春秋其敷者其榮者聖人得而抑之抑之者抑其陰而陽者也其短者其折者聖人得而扶之扶之者扶其陽而陰者也求車來賄雖以天子之尊弗少貸焉况其

文園雜俎

下者乎歸紀卒鄒雖以婦人之賤弗少沒焉况其上者乎一事之幾乎道未嘗不喜而書之聖人扶陽法也一事之畔于道未嘗不嚴而示之聖人抑陰法也天能與陰于生之前而不能與于聖人之筆天能與陽于生之前而不能與于聖人之筆聖人非固違天而作春秋也天之所不及而春秋焉以輔之也故召陵葵丘之師得陽道也聖人未嘗不扶之閻人下士之賤得陰道也聖人未嘗不抑之而其法之行也大要有二尊中國親君子也陽教也卑夷狄遠小



人也陰教也故曰天地聖人之管也天地一陽陰也  
是故天下之常令盡于易而天下之變分盡于春秋  
而天下之道始歸于一而天之不及始完而人之心  
始不得幸而理始昭然于天下而數而遇始不行其  
說嗚呼盡之矣

文園雜組

學貴大成

君子所以善天下之學者有五道焉曰大所期以尚  
志也精所擇以慎其趨也貞所守以一其行也居之  
以寬以大其畜也積之以積久以需其化也夫期之  
不大則不可以嚮乎道也而其志沮矣擇之不精則  
不知吾道之異于他道也而其趨卑矣守之不貞則  
進銳退速而其行墮矣居之不寬則分量易窮無以  
体吾道之全也而不可言大畜矣積之久則天机  
未融非所謂使自得之也而不可以言忘化矣是故



尚其志也而後致能其決慎其趨也而後能察其絕  
一其行也而後道不廢大其蓄也而後德不孤忘其  
化也而後歸之于自然此五道者君子之所以為學  
者也呂祖謙曰仁必如堯孝必如舜學必如孔子此  
之謂大所期以尚志也揚子曰學貴審其是此之謂  
精所擇以慎趨也記曰毋拔來毋赴往此之謂堅所  
守以一其行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此之謂寬  
以居之以大其蓄也說命曰厥德脩罔覺此之謂積  
之以久以忘其化也為學者而不求此五道為非學

也夫胡氏固以學望天下者也故曰學貴大成蓋人  
之始學也即以聖人自期以尚其志也立志矣尤貴  
知吾道之果異于它術也擇之精矣尤貴于終始與  
孝也守之貞矣尤貴乎不自足也大其蓄矣尤貴乎  
積久而化也夫學之為道其辟諸力田者矣農之于  
耕也其始固知豐穰之為樂而不敢為惰農以自鞠  
也不猶學者之大所期乎其次也憂稂莠之害嘉穀  
也而芟夷蘊崇之不猶學者之精所擇乎其次也既  
勤敷苗為厥疆畝思其始而圖其終也不猶學者之



一其行乎其次也封植培養之使其秀而實、而且  
穎也不猶學者之大其畜乎其終也豐穰之數听之  
于天以待夫日至之期也不猶學者之忘其化乎昔  
歷山氏之子耕于野也明于治田之道而號于衆曰  
吾鹵莽而耕也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噉裂而耕也  
則其實亦噉裂而報予此非直為治田者說也言治  
田而為學之道備矣乃若子貢願息學而事君公孫  
疑道以為不可幾及則世之能大所期以盡志者鮮  
矣子夏出見紛華而悅陳相倍師而學許行則世之

文選

能精所擇以慎其趨者鮮矣日明一至者不可以語  
三月不違之仁志仁無惡者不可以語美大聖神之  
極則世之能一其行而大其蓄者鮮矣告子之強制  
而不可以比孟子之自得子路之求仁而不可以當  
孔子之物各付物則世之能積久而忘化者鮮矣昔  
橫渠之教人使以聖人為至學不如聖人而止者不  
可以言學也是可以現尚志之學為韓愈氏排斥異  
端而尤明其王伯之辨是可以現慎趨之學為曾子  
以全歸為仁而易箒之際不改其素是可以現一行



之學為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可以現大  
蓄之學為記曰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飲之使自  
趨之是可以現忘化之學為夫學而能循此五道也  
而不大成者乎是故君子貴之也農夫不能外五道  
以治田也故可以六年之蓄可以九年之蓄有三十  
年之通而水旱不足憂矣君子不能外五道以為學  
也故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推謀術功利之說不為  
之惑矣孔子曰人情者聖人之田也吾于治田而得  
為學之理矣以此垂訓而後之言學者為秦之刑名

文園雜錄

為晉之清虛為梁宋之佛老而大成之學晦矣然則  
吾人為學如之何亦曰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  
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至正大公之舉

天下之顧後者莫患乎慮之太遠也夫遠于慮後者情之有所不忍而理有所不顧也今夫人之情孰不有世及之顧而無窮焉是故傳之祖宗享諸其身而又授諸其子孫此雖庶人亦未嘗不願乎此也况進而

而有土者乎然又有變焉是變也或由于天或由于人或由于我天者數也人者術也我者私也數窮則莫之為術深則莫之知私勝則莫之止而宗之所以正所以公所以無替于其前所以可繼于其後所以



達于天下所以通之萬世者於是乎窮矣是故有遠慮焉其始也以前乎千百世之既往而自我無繼也不忍也以後乎千百世之方來而自我無開也不忍也是不忍也則情也而惟其不忍則其既也必不暇言理苟可以繼不必自吾出也苟可以傳不必自吾脉也嗚呼不自吾出繼而不繼者也不自吾脉傳而不傳者也任情以遺理而天下之弊起矣夫以吾之一身上承而下肇焉若是其重也而數出于天或偶焉或不偶焉而術存乎人或濟焉或不濟焉而私起

文園雜俎

于我或行焉或不行焉有一于此則亂又若是其危也或幸而不遭數之所窮又幸而不為術之所禍又幸而不為私之所勝若是可以言後矣然或偏于不忍之情而竟失夫一定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是故有宗道焉有大宗有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而統正矣有常道焉植遺腹朝委裘適絕取諸從從絕取諸再從三從而脉正矣有權道焉以嫡則廢庶雖以微子之賢不敢加諸紂也以賢則廢長雖以伯邑考之元子不敢加諸武也皆庶子則以長



廢幼隱桓是也皆衆子則以幸存而無廢重耳是也而法嚴矣有弭亂之道焉后一夫人三媚九世婦二十有七御妻八十有一以納媵以宜子以逮下而嗣廣矣有厚族之道焉雖庶人冠娶必告賻賵必及重本也雖有罪無宮刑不絕其類也而倫篤矣是故宗道立則人知一常道立則人知守權道立則人知分弭亂所以預也厚族所以固也是曰至正是曰大公先王之道也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此義行而猶有違其常者宋宣舍與夷而立穆公也吳壽夢令諸樊而

大國維組

次傳季禮也故鄭馮之亂王僚之弑吳宋貽禍此其善者猶不免焉而况起于私陷于術而當于數者也曷言乎私也宜白廢而大戎進也申生寃而奚卓弑也如意愛而人羸禍也我之嬖于寵者也曷言乎術也鄆而莒也秦而呂也楚而黃也晉而牛也是奸之亂其類者也曷言乎數也魯而閔也漢而成也魏而虜也是天之斬其祀者也嗚呼亦危矣哉數窮則覬覦之奸衆術深則一氣之承絕私勝則國統之屬乖是故六逆之禍石碣所以諫也匹嫡之亂周公所



以憂也沙官之叛趙王所以餓也金注之愛四皓所以起也青雀之投承乾所以廢也黃臺之瓜李泌所以歌也蚤建之請范鎮所以先也養育之儲韓琦所以急也雖然必子也必族也必脉也而堯之不丹舜之不均姚興而祖顓頊矣妣興而郊鯨矣何也聖人之相授受也道為之子也道為之族也道為之脉也從子者常也道之守也從賢者權也道之通也使堯舜而私諸其不肖之子奚曰大公使堯舜而不通之以公世之法奚曰至正是故雖帝諸其身而匹夫其

大國維組

子可也雖登庸乎其壯而倦勤乎其耄可也雖瞽人之子可也雖罪人之子可也是則堯舜之從賢也其公其正而已矣雖其身王之而其子饗之可也雖以匹夫得之而不求匹夫傳之可也子苟非不肖雖千百世可也相苟非久雖元聖不可也是則禹之從子也其公其正而已矣故曰至正大公者一道也通之于後世則必子也必族也必脉也先王所以防天下之爭通之于堯舜則不必子也不必族也不必脉也聖人所以遺天下之治夫道一而已矣



問韓魏公經畧西北所陳七事八弊策

大臣之謀國也不惟其艱難多故之可虞而惟其治  
安無事之可畏不惟其用兵成敗之當矜而惟其保  
民離合之當念蓋國家多故則為人君者懷朝不及  
夕之思為人臣者存亡不旋踵之慮相與同寅協恭  
擗亂反治思其所以致亂之故而預圖其不可亂之  
謀則艱難將不見其艱難而世日以泰矣是故敵國  
外患固非有國之福也然君子不以為憂而以為幸  
者誠有見于此也此所以晉之山濤乃歆釋吳而不



戰也欵若夫國家無事則上之人高視其世唐虞下之人  
任視其君為堯舜相與好大喜功歌風頌德忘其所以保  
治之謀而坐視其不常治之變則治安將不見其治安而  
世日以否矣是故豐亨豫大雖曰有國之福也乃君子不  
以為幸而以為憂者亦有見于此也此所以晉之士燹死每  
命而請死也欵夫國保于民、保于兵愛其生于平居音  
養之餘而後用其死于倉卒危迫之際則天下將感其生而  
忘其死愛其君而讐其敵其投戈而為民也則死合而不  
離其

文選雜組

授甲而為兵也則必勝而不敗是說也庸主之所玩而  
闇臣之所昧也亦明主之所樂聞而良臣之所先見者也  
故其憂治世危明主者雖近于迂說而其制未亂保未危  
者則已獲其實矣知乎此則知韓魏公之所以進言于慶  
曆者乎方仁宗之甫踐祚也兩宮之政未一五鬼之奸未  
盡雖曰君子在朝而小人之棍之者至矣雖曰元良在上  
而儉邪之惑之者來矣地震殿災上天之示薄譴者殆無  
虛歲廢后黜諫朝政之市象魏者率多涼德所恃者賢去  
則賢進一



不肖用則一不肖黜雖治有純駁而純為多君有明  
闇而明為久當時為之相者始則正色立朝之王曾  
繼則憂國忘身之夷簡故其治大非景德祥符之比  
也然有二大惠焉北之契丹西之元昊是已北講兄  
弟之好雖幸而為北狄之兄然而和親歲幣之費竭  
天下之帑藏以奉之而不止也西講父子之懽雖幸  
而為西戎之父然而環慶延涼之地委諸路之生靈  
以圍之而不恤也當是時也關南十州之地蘭特末  
來索之銀絹十萬之增劉六符來要之始而屈萬乘

六國雜組

為城下之盟而幸息民于干戈既而專一介為漠北  
之拜而僅爭字于獻納則宋之元氣已不振于北矣  
賀蘭山之倚賊巢既固好水川之敗賊志愈張大范  
老子則以為可欺而非數萬甲兵之比夏經畧使則  
以為可辱而榜以三千購首之錢卒之制小蕃之文  
字改大漢之衣冠宋之神氣又再索于西矣向使富  
弼不使而感之以一榮一辱之語韓范不用而惧之  
以心寒膽喪之謠則宋之為宋未可知也雖然當時  
之君臣猶有勞心焦思之慮宵衣旰食之憂夏竦之



十策邊臣以為怯也而朝議則採用其說而不遣王  
駿之備位曹瑁以為諷也而天子則數訪以邊事而  
不置招討四使之遣則經畧有其人大順三城之固  
則用武有其地而寶元泰定之間雖兩鄙之多事而  
甚不至于極弊者有以也至于慶曆抑又盛矣曩霄  
請和而來降白溝尋盟而遂定衆賢之進如茅斯拔  
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太平有久而至治復登有國以  
來于斯為盛彼急近功而初小安者孰不以為泰然  
無事也然儆戒于無虞之世雖大舜亦所不免董正

文園雜俎

于外攘之後雖成周有所不廢是故韓琦之在朝也  
始而條其宜行者七事焉曰清政本也會邊計也擢  
材賢也備河北也固河東也壯民心也營洛邑也繼  
而陳其救弊者八事焉曰選將帥也明按察也豐財  
利也遏僥倖也進能吏也退不才也謹入官也去冗  
食也琦之意蓋以兩夷之和好不足恃而中國之戰  
守所當備一時之幸安不足多而千百年之遠慮所  
當講是故合班奏事雖事屬中書而又以為言職居  
諫垣雖七十餘疏而不以為謗乃以孤忠締知于明



主而識之曰性直達白公議于天下而表之曰韓范  
是魏公之所以事君者固愚所謂大臣之謀國也觀  
諸請脩洛陽之說仲淹言之矣仲淹之心猶夫琦之  
心也卧薪嘗膽之說富弼言之矣富弼之心猶夫琦  
之心也日下而五色雲見天意已屬于曠唱之時衛  
士舉手加額人望咸傾千入朝之頃信乎昭陵之賢  
相琦其稱首也宜矣素之何天下皆聞其有可用之  
賢而不終于用天下不聞其有可罷之故而卒以見  
罷陝西之使未終而秦川之謫下夫宣撫之命未久

文園雜俎

而揚州之貶至矣茲宋之世所以僅賢于五代僭竊  
之餘而不得比隆于三代雍熙之日也歟方今西北  
戒嚴宣大騷動琦之所陳六事八弊有若為今日而  
預言之者倘能采而用之借才于異代同道于隆古  
則琦之志雖不得盡酬于時而且左券于今矣然則  
執事之意無乃借宋以為喻乎狂瞽之士姑應明問  
者如此惟進而教之幸甚



文園雜組





